



省括于度則釋

緇衣太甲曰無越云云自覆也若虞機張注省括于度則釋

先王昧爽正顯坐以待旦

昭三年叔向引讒鼎之銘曰昧旦正顯後世猶怠孟子曰

周公坐以待旦

周語單茲惟不義習与性成予弗狎于不順

孔子曰求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賈子曰習与智長故切

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公孫丑曰伊尹曰予弗狎

於不順

太甲中

太甲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僖二十六年展喜曰彌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罔命又曰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孔子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周語單穆子曰故必听和而視正听和則聰視正則明聰

則言聰明則德昭又論語可謂明也矣其可謂遠也已

矣

欲敗度縱敗礼

昭十年子皮曰書曰云我之謂矣夫子知度与礼我實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

太甲下

無輕民用事惟艰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荀子議兵及礼論皆言慎終如始終

始如一襄十年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

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詩曰聿修厥德又曰克配厥德

若升高必自下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註逸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又

曰不民易物惟德繫物

旅葵凡四處用此節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周誥內史與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三命而后即

冕服又前篇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表記民非后四句

罔作無克作能無匡生作寧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緇衣太甲曰去猶字增也字末句作不可以違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

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淮南子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

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

令流行上篇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即夙興夜昧之句也

皇天無親至終以困窮

僖五年宮之奇曰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曰逸書

正義曰蔡仲之命文也

首四句即太甲下篇首四句為善不同四句即德惟治六句

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終始慎厥與之意此可見其
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文無作聰明亂舊章與罔以辨
言亂舊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樣句法雖閃避多方而情
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
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杜註逸書正義
曰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
彼文李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
故不同也蓋慎厥初即慎始惟厥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為
繆亂何不同之有

論不咸有一德

大誓伊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

云云

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皆在湯崩之先司馬
貞曰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
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

命

令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惟新荀子議兵篇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
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禮論又曰君子敬始而慎終
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祗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
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
難謀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既字用金勝既克商之既復政厥辟用洛誥復子明辟之
句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謀詩大雅曰天難謀斯又曰天
命靡常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成八年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

正入夫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詩卷阿百神尔主矣

詩卷之匹夫匹婦不獲

孟子匹夫匹婦有不与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呂大春夏王弗克庸德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改
帝為德大淫佚有辟以慢神虐民易之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約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尔先祖成湯
革夏則又敷衍為啓迪有命至爰革夏正又曰罔顧于天
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故易慢神

禮天於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華夏同民歸于一德

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多士我有周佑侑又
曰我其敢求位

七世之廟可以現德萬夫之長可以現政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現怪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今以德字易怪字以現政易生
謀字以七世易五世字按禮祖有功宗有德漢書常賢傳
王舜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數中宗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奉殷三宗以勸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今因其后有論殷三宗之說遂勦入此四句又孟子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於
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

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不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楚語曰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呂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呂氏春秋十八卷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陰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

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喪服四制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與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覲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

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
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
是也得而与之語果聖人幸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
險姓之號曰傳說

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說尙中

惟口啓羞惟甲冑啓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緇衣免命曰惟口云厥躬正同但我字作兵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云乃其有備云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唯

緇衣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政事純而祭祀是為不

敬事煩則亂事神則唯荀子性惡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

踰德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

德以族論罪以世率賢下文又曰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長子貢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孟

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無啓寵納侮

定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正義曰傳說進戒於王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其此之謂矣

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左文十三年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說乃言惟服

詩我言惟服

說侖下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
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覓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文王世子引允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為先允侖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學記
又曰故教學相長也允侖曰敷學半其斯之謂乎又引允
侖曰敬孫林時敏厥修乃來改教為教者用盤庚敷于民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後漢書質帝本絕紹曰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
鮮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雲漢之詩曰群公先正孟子曰伊尹曰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上句曰予弗克云下文又遽曰其心於文理口氣皆不安帖北宮黝思以一毫挫于文若撻于市匹夫匹婦有不与被堯舜之澤者今約為一夫不獲四字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約為特予之辜四字無逸曰作其即位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詩曰嗟烈祖又緇衣引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後漢書傳教作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尔尚明保予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股肱書則曰股肱惟人詩又曰俊乂式序書則曰旁招俊乂因詩用同頌式序在位之文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童昧書則曰啓乃心詩又曰清我濯漑書則曰沃朕心蔡沉曰沃灌漑也

明哲實作則

昭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杜註逸書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泰誓上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

史記帝討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听於
是使師涓作聲淫新比里之舞靡之樂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而盈距橋之粟貨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云慢
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酒池肉林使男女僕相逐其中為長
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醢九侯鄂侯囚西伯姜里用費中惡來廢商容剖比干囚
箕子周本紀又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箕

子大師疵小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徧告諸侯曰殷
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諸侯咸會曰蕤：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
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
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勅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荀子
性惡篇以族論罪以世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

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卒賢也以族論罪以世卒賢雖
欲無乱得乎哉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辭但苟
之意本借紂以明此語匪謂紂即官人以世者也飛廉善
走惡萊善取其知政而任之也初何世之有上文刑罰不
怒罪爵賞不踰德為說命縮取下文以義制事為仲虺之
誥畧取淮南子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紂為肉脯池酒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剗諫者剔
孕婦攘天下虐百姓又主術訓衰世則不然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又曰紂殺
王子比干而天下怨斲朝涉者之胫而萬民叛再卒而天

下失矣又前倣真訓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
洛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
之骸尚書註疏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
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云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後漢書劉陶傳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
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
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頌而行也因下文有目不視鳴條之
師耳不聞檀車之聲故竊此

商罪貫盈天命殛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因下

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猶面墻之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上帝宜于社祭有衆底天之罰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詩太王乃立冢土王

制又曰受命于祖

太誓中

朋家作仇

僖九年卻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此因微子篇方與相為敵仇之言

王次于河朔

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

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吳語申胥曰今王播弃黎老而孩提焉比謀

桓七年楚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

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杜註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

王有乱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吉人為善 四句

易曰吉人之辭寡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無凶人也今

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人矣小曰雅降尔遐福惟日不足
同德度義

成二年君子曰泰誓所謂殷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昭廿四年左傳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
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
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註曰言唯
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紂衆億兆兼
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
心也今泰誓無此語杜註所謂今太誓指前漢偽太誓
也今按襄弘之言正因太誓同心同德之言故言惟同

德者則能度義今甘桓公雖見子朝不過如紂之離德者
耳雖有億兆亦奚以為蓋同德與離德相對義自明白故
下又勸其務德無患無人作古文者無以釘鉅成篇并襄
弘之所自言亦畧以為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則以
力鈞者度德、鈞者度義竊取王子朝年鈞以德、鈞以下
又襄三十年穆叔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意而与太誓離德
同德之義背馳矣於是遂移襄弘所引之本文於中篇而改曰
受有臣億兆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則并同力度德
之言釘鉅四五句矣此其湊合補綴之大畧如此也嘗考
之淮南子兵畧訓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

北力分則弱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
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故其言有所本矣殊不知受有臣億萬即紂有億兆夷人
惟億萬心即離心萬字比兆字則變而少矣予有臣三千
即予有亂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則變而多
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中篇之末曰乃一德一心
又改同字為一字亦何用如此之重復邪劉炫不知反據
古文以規杜註意劉炫過矣襄二十八年叔孫曰武王有亂
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
子羽亦引太誓云杜預註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之孔氏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
王肅等所註者也云記傳所引太誓悉皆有之周語單
襄公亦引此二句鄭語史伯亦引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昭六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杜註外傳云太誓
曰朕夢云云必克此武王辭今按外傳國語是也周語單
襄子云其下云以三襲也

曹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全出後漢書劉陶傳曰陶上疏曰人非天地無以
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靈
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即天地萬物父母一句之所從出
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即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
也帝非人不立即竇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
帝不寧即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拾逸
書見陶疏下文有云目下不誓鳴條之師耳不聞檀車之
聲遂攘此而點化成文正猶使疾其民以盈其本中行
桓子之言也因下引周書曰殪戎殷遂攘以為商罪貫盈
之句皆因收拾逸書故也古文尚書直至東晉時出劉陶

范燁實未嘗見古文非劉陶范燁之蹈襲明甚易傳曰乾
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遂以天地萬物父母奪
換人非天地無以為生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宏大不侔
然實孔聖之語劉陶之意武王初未嘗及此語也云人者
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遂以惟人萬物之靈奪換天地非
人無以為靈之句其語意較之陶語亦精密不侔然實禮
運之語劉陶之語非武王當時實語也析父云竇不聰中
庸云聰明足以有臨也又於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遂以竇聰明作元后奪換帝非人不立之句其氣
象較之陶語亦開爽英邁但遺非人不立四字意耳然實詩

人中庸之詞劉陶之詠亦非武王當時實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孟子云為民父母行政又因孟子兩作字又換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之作遂以無后作民父母奪換人非帝不寧之句其辭氣較之陶語亦大不侔然皆蒐畧詩人孟子洪範之言而非武王當時實語也匪謂武王不能為此語但聖人言語意自然渾成不似偽為者之摭拾如此也昔朱子與侍郎林栗談西銘栗曰首言乾稱父坤稱母是以天地為父母繼又言大君者吾父母吾不知其言為何如也蓋以汨彛叙之意有兩父母之相駁故也朱子曰言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非謂大君為父母也侍郎

以理學名家如此者書豈不為人所笑栗曰我正欲為人所笑明日劾朱子而朱子力乞奉祠以去其後朱子亦自悔其當時之詞氣之招拳惹踢初無怨栗之心也自今覘之栗之談西銘誠謬矣若如偽泰誓者首言天地萬物父母下文即言元后作民父母自相乖刺以天地父母為是則元后失之亢而僭以元后父母為是則天地失之卑而凌蓋徒知易傳洪範孟子之可據而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不至於汨彛叙而互相駁也由是言之反不若劉陶之言平正通達而不相悖黃帝正名百物豈其如此武王吐辭為經又豈若然哉

海太誓下

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周語太子晉引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

王制曰作淫声異服竒技竒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弃祖宗之樂
迺作淫声用變亂正声以悅婦人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_云

但三受字皆作紂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

荀子議兵篇暴國之君其民之視我歡若父母及頌其上
若仇讎又曰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
此之謂也淮南子道廣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

淮南子兵畧訓决微無辜殺戮無罪又曰武王伐紂東南
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而授殷人其柄當
戰之時十日乱于上風雨擊于中

彈之却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襄十四年劉定公曰師保萬民正義引太誓云放黜師保詩咨尔殷商維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史記紂囚箕子為奴

如之謂樹德務滋去惡務本

哀元年伍負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宣四年王孫滿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二十三年閔馬父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

宣元年君子曰戎昭果毅以德之謂禮毅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之即不迪之別名也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又曰我先

王不竊此所以稱后稷為先王也又常昭著註商亦稱契為玄王詩云即有邠室又魯頌曰奄有下國故言達邦啓土也大雅曰篤公劉故言克邁前烈也魯頌曰實惟大王實始剪商又曰績太王之緒綿詩廟室門社中庸曰追王太王故曰肇基王迹也又曰以王季為父父作之詩曰帝作邦作對則篤其慶受祿中庸曰追王王季禮記引太誓曰朕文考無罪文王有聲曰通觀厥成又詩書所稱文王受命假哉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遏密伐肆絕忽勤黎等大邦畏其力也虞芮小國睹揖讓之風遂讓爭田為閒田漢南諸侯聞之歸者四十餘國小邦懷

其德也惟九年者以厥厥生之年為受命元年也故註疏家遂有文王听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也大統未集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記引書曰惟予小子無良故稱予小子中庸曰武王達孝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雖用中庸之文而不免墮於史家西伯陰行善之云則語圓而意悖矣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云以集事大無作三祖羞告于皇天太誓類于上帝相應告于后土与太誓宜于冢土相應歐陽修知中間不再改元為

註家之非而不知誕膺天命惟九年乃武成古文之非也
襄三十年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史記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與武
王即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
津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
司徒司空冠諸節齊信粟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
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

其勤王家

見禮記祭統孔悝銘曰其勤公家

既戊午師逾於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舍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夫于我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
上宮畢之則戊午者一月也又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
於牧之野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南郊牧野詩曰
殷商之旅四旬史記陳師牧野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至武王武使王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率馳帝紂
師雖衆皆無敵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
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

華夏蠻夷罔不率俾

襄三十年北宮文子曰蠻夷率服

今商王受無道

昭七年茅尹無宇曰昔武^王教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云

故夫致死焉

史記殷之末孫紂殄^王齊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記昏弃商

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武王更大命革殷受天明

命

岳拱仰成前漢書薛宣傳馮翊岳拱蒙成

見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清河王齊日仰恃明主岳拱受成

史記會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駁奔走執豆籩鉞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奔走追王太王

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林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

堯之後於祀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祀

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行商容而

復其位庶民弛政廢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達素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今按記言弗復乘馬服牛而古文獨言示天下弗服者欲以一服字兼牛馬言欲與記小異也又史記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旅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襄十八年荀偃禱曰齊環弃好背盟凌虐神主曾臣虺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毋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尔有神裁之 尚書註疏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 云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雨 云至所以優柔容民也

又衛彪傒曰后稷勤周

漢書王褒曰雍容岳拱永亾萬年

旅葵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僖五年宮之奇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改民為人改繫為

其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大保

乃作旅葵用訓於王曰於乎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

有遠迓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於異

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室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晉語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

宣元年公嗾夫葵杜註猛犬也說文族使犬也服憲作獸

尚傳云葵犬也爾雅云狗四尺為葵說文云犬知人心

可使者

魯語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仲尼曰隼之來也

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括矢石砮

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

鑒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矣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賂

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楚語申叔時蠻夷

戎狄其不賓也久矣僖七年諸侯嘗受方物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又曰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

大馬非其土性不畜

僖十五年晉侯與秦戰乘小駟鄭入也度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焉變時與人異氣狡憤陰周作張脈憤吳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周旋不能君其悔之

微子之命

王若曰

至元子

之命二字擬文侯之命王若曰猷見大誥等篇殷王元子見召誥有王維小元子哉蓋微子乃帝乙之長子故云尔也又首呼此四字者若康誥呼小子封之類是也哀公九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

至

永世無窮

僖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燔焉有喪拜焉文二年謂之崇德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改客作賓者用虞賓在位之字取利用賓于王之句也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又曰天子存二代之後

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崇德又見武成

嗚呼乃祖成湯

德垂後裔

此段稱成湯之德以起下文封微子之意乃祖字見盤庚

齊聖廣淵見左傳稱八愷皇天眷佑見周書誕受厥命見

周書 尔惟踐形修厥猷 肅恭神人

文元年左傳踐修舊好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僖二十八年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見左傳僖八十二年公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

不忘往踐乃戢無逆朕命蓋周襄王命管仲之辭也今節

去勲應乃懿四字改謂字為曰字而直至篇末方曰往哉

惟休無替朕命

以蕃王室

襄二十九年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又蔡仲之命亦

用此句

左傳僖七年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襄經士輿襯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後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

子開者帝乙之首子對庶兄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

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
國於宋夫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
此皆史遷之妄耳

蔡仲之禽

蔡仲二字見左傳定四年春三月其子蔡仲改行帥德乃
祝佗之言也之禽二字見左傳曰見諸王而禽之以蔡其
禽書云也又微子之禽康王之誥皆效文武之禽如此
今按祝佗之言可以見周書四篇逸者三篇一伯禽二康
誥三蔡仲是也獨康誥一篇存耳或曰伯禽者註云周公

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附伯禽蓋指上文分
器而言也子謂之逸書可乎曰非然也此註家之淺陋也
其上文言分魯公以大路云云而后綴之曰禽以伯禽與下
文分康叔云云而禽以康誥分康叔云云而禽以康誥同一
例也彼二篇為書之篇名而伯禽獨不為書之篇名乎蓋
若太甲盤庚微子之類直以名篇而其體則誥也不然魯
公即伯禽也上言分魯公而下文又言禽以伯禽復成何
等文理哉伯禽與康誥唐誥同為誥之篇名不辨可知矣
但百篇之序不言伯禽者同註家之誤也不然其意以為
刪之而不必序也現唐誥不序可見然封伯禽唐誥其誥

決不苟當為逸書或曰如吾子之言三篇皆逸而蔡仲之
命為後人所補則後何以獨不補伯禽唐誥曰周之誥大
抵多出於周公其言闕肆廣大匪包涵宇宙習襟不能及
也現諸康誥體制則後之人掇拾釘鉅安可比並是以畧
而不敢補耳唯蔡仲則左傳之文畧具本末可以湊合成
篇然自識者視之真為見戲耳而亦足以籠蔽數十百之
耳目獨何故哉篤信古書之過遂至於受欺也或曰上文
命以伯禽等凡有數命字而其下則謂之誥然則蔡仲雖
有命諸王命書云之二命字亦當除去之命二字而但名
曰蔡仲亦誥體耳曰子之言得之

部以平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

惟字效洪範召誥周公二字極用的無識見壞大体昧王
經悖天理惑千載由是後之蠢蠢物執不顧義理者遂作
詩云假使當年周公身死則一生之真有誰知哉而聖人
之心始無以暴於天下以為周公完名幸於不遽沒元身
耳而為善者因以怠矣亦孰知古文偽書之害一至此哉
者驚曰敢問何故曰子考諸祝佗之言則孰真孰偽孰
得孰失昭然若數一二矣佗曰管蔡啓商甚間王室八
字之間知大体提王經循天理明千載管蔡之罪不容誅
而周公心事落青天白日矣傳雖賢人以下之言然乃

當時之耳聞目擊者故能得其實也。偽書假托聖人之口，人亦不疑而信之。遂以聖人為真，見疑於上下亦無可柰。何則？豈不害天理而無忌憚之甚哉？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對周公而稱群叔，則其思慮之不到不顧文理之牴牾也。其曰位冢宰正百工而群叔流言者，則其言知慮之所到，欲以發明周公未嘗踐祚之大義也。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又三字二句擬周禮文法群叔字改金縢管叔及其群弟之弟字也。金縢稱管叔者對武王既喪而言也。

乃致辟管叔

云云

三年不齒

昭元年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上蔡字說文作𦵏，从殺下米，搥𦵏散之也。

周公之心明白正大，當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知之。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王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則其不為一己之流言而致辟管叔而囚蔡而降霍可知矣。曷覩諸大誥及以下八篇，則當時管蔡格商王室蠢，誠為大變故。祝佗之言得當時之事實，偽書者因金縢之言而不考之，以下文罪人斯得之故，又不參之以大誥及詩東山破斧之篇而失之，遂以周公為真若為已而誅管蔡等何其曖昧偏狹而不顧道理。一至此哉！祝佗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其言又孰真孰偽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數一二矣。

其所以必改祝佗之言者何居恃金滕為之証故也而天下之大勢昏如無知矣祝佗但云殺管叔而此增致辟于商四字致辟者因金滕我之弗辟而誤也弗辟之辟即避字也因其上文有我字遂以為周公致辟也又襄二十五
年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于商之商乃易鑿啟之啟字也蔡者放也拘囚則亟矣郭隣之換字也傳無霍叔一節此增之者以終金滕之群弟及此篇上文之群叔也又史記同三年不陸見周禮大司寇 今按以車七乘下傳猶有徒七十人今刪之者以見其文辭富盛不必盡用傳且又拘於上下句欲其齊整故也是其用心勤矣然以

為有一字之關於名教則否

蔡仲克庸祗德 云云 邦之蔡

傳有其子二字而此刪之者蓋此增霍叔一事則未知其為蔡叔之子乎未知其為霍叔之子乎故刪二字也獨曰蔡仲二字庶得人幾以蔡字而貫於蔡叔云耳傳有改行帥德之言而此易以克庸祗德者不欲盡同傳文故易彼四字於王若曰之下也但自今觀之王若曰之下果有此四字則祝佗必不攘為己之言四字既出祝佗之口則王若曰之下決無此四字曰克庸祗德云者做克明俊德克慎明德之類也祗德見呂刑又庸祗德各刪其一字見

康誥也傳有周公奉之以為己卿士而此刪去奉之與己三字不欲盡同傳文又因以示經文簡質使後之儒者讀之歆艷侈張曰經文簡古匪傳文可比也蓋讀於至叔卒而其文拙矣仲之上既無其子矣叙之上又無乃父字有若鴈行然者而子願若父兄願若弟幾於汨彞叙豈不拙甚矣哉想其人猶傲然得志必曰聖經古文其疇敢不以意會而欲致疑於善意之文辭邪傳無叔卒二字而此增之者顯今之得失而傳之缺文也卒之為言因下文考字而得之傳有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今以命易見以邦易命而刪去七字者其知與上文刪去奉之與己三

字意同

王若曰云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但云王曰而此增若字者郊前後今文之王若曰也小子胡者效小子封也傳但有胡字而此加小子者亦以異傳文也傳無惟爾二字率德二字在改行下率德傳作帥克厥慎猷擬詩克慎其德又文侯之命克慎明德前句用其体此用其字下文有大小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效肆爾在茲東土注即乃封敬哉即康誥注哉封勿替敬典也爾尚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魯語臧文仲曰孟孫善中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惟忠惟孝用孝經

意效惟君惟長又邁迹即邁種德之邁字自身即躬行意
克勤字凡三見無怠字凡四見禹憲乃後凡再見率乃祖
文王之彞訓率字用詩率由字然自犯上文率德之率彞
訓二字見酒誥此句又因下句尔考一句而翻出也傳但
有毋若原考之違王命也而此上文增加者亦若禹謨增
如論語文也

皇天無親

終以困窮

僖五年宮之奇曰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注曰逸書
正義曰蔡仲之命文也首四句即太甲篇首四句為善
不同即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終始慎

厥与之意此可見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無作聰明
乱舊章与罔以辨言乱舊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樣句法
雖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大叔之子曰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終而敬終杜註逸
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慎厥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
被文季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
故不同也蓋慎厥初即慎始惟厥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為
謬乱何不同之有

周官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儉惟德無載尔偽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
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
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
侮奪人之君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約
二書之旨以成四絳誠亦妙矣哉襄二十年君子曰詩曰
淑慎敬止無載爾偽信之謂也杜註逸詩晉人見詩無此
二句攘以為書

三公三孤

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
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

冕而下如孤之服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中車
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
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
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執事三公執璧孤執皮
帛卿執羔大夫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大夫之瀉儀
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
特揖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不眠朝則絳於三公及
孤卿也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長百姓北
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賈子曰

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与
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
奉世子以現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
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喻諸道者
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記使能也 今按周禮孤則於三公之下卿大夫

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
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
用賈生保傳之篇而特改少之少字從周禮之孤字耳蓋
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一書而成之周禮三公及孤無定
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
保兼領冢宰延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率舊
也蓋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直虛
其位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
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
為周禮分數以三公三孤先言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老子曰為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乱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
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者也又
曰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倭則如拔山後漢書
胡廣傳政令惟汗往而不反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厯

劉向封事曰舜命九官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又曰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

銷分爭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以公滅私

文六年史駢曰以私害公漢書賈捐之薦楊興曰徇公絕
私則尹翁歸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厯卒其官惟尔之能

稱匪其人惟尔不任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耐莫
若同好之援賢傳施除怨而無妨害能耐則順行此
道能不耐用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
其後如有寇則必榮失寇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宝也

而必無後患之術故智者之卒事也滿則慮嗚平則慮險
安則慮危用且必夫論其古早回之卦實難論而共
班固燕然山銘曰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
熙于非十二子論曰實難論其古早回之卦實難論而共
學古入學官議事以制
襄三十一年子產曰儵聞學而後入政此五句用其意昭
六年叔向曰首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此句匪畧也
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以甚者也

君陳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匪馨明德為馨

僖五年宮之奇周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其上文曰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下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其所
謂我聞者曷聞哉聞諸宮之奇而已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弃之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富辰
又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註若猶乃也

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侖汝尹

滋東郊敬哉

周語單襄公曰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交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作克施

爾有嘉謀云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云良顯但后字皆作君斯字皆作此無臣人咸若時而

末句增是字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

戒哉

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弗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慈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

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令人示命爾環茲率舅氏之

典纂乃祖考母忝乃舊敬之哉毋廢朕命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緇衣君陳曰出入之庶言同無則繹二字

惟民生厚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樹之風声弗率訓典

文六年君子曰並見聖哲樹之風声又曰告之訓典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世祿之家鮮克由礼

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礼已甚乱所
在也

晋語叔向曰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貸居
賄卻昭子恃其富寵以泰宇于國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
之哀也惟無德也

晋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莊二十四年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

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晋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淮南子道應
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註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
武王于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
資也 公羊傳孔父正色立于朝

惟周公左右先綏定厥家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改作左右字
而君陳篇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

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

父師二字見今文微子襄十四年劉定公曰今年命女環
下文弗率訓典又變茲率旧氏之典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王定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道有升降改由俗革

襄二十九年叔向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

彰善癉惡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民厚則民情不貳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洪範惟十有三年祀召誥越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

惟周公左右云云必殷頑民遷於洛邑密迓王室

洛誥佅來必殷大誥天亦惟用勤密我民多士曰予惟時

其迂居西尔周本記武王曰毋遠天室多士又曰移迓遐

逝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云云尔小子乃具從尔迂其篇

首曰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又多方又皇明文衡

有辨頑民之說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洛誥多士多方所必啟者皆周公故曰克慎厥始多方曰
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故曰君陳克初厥中君
陳想此德俱尊於畢公者故胤周而先畢然經傳別無明
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既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
字故以之繼周公歟

怙多城羨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

昭元年子產對叔向曰子晳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
下又前此徐吾犯之妹美子晳盛飾人布幣而出又后子
晳疾子產數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年

慶封之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二十
八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繼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舍
其路而弗由哀哉言人知心之為心不知仁之為心故曰
仁為仁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
而不知求是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人知路之為路不知
義之為路故名義為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
須臾舍也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哀

之甚哉蓋放心者放仁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喻匪即以
心為仁也若即以心為仁是猶即以路為義矣以譬喻為
理可乎哉以喻為理尚不可况直指譬喻為真而忘其為
喻則文理不貫而前後舛錯其為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
又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者亦接上
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匪若鷄犬為外物之比知
求外物之鷄犬而不知求切身之仁不知輕重之類甚矣又
曰李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仁
而已矣匪直以譬喻為真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
為真而即以為求放心則文理不貫前後舛錯矣古人之

文匪若後人之對仗下文止言求放心而不知言由正路
者省文也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曰人有舍路而不
由者李問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可以
譬喻為真而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偽書者肆攘無饜巧於
蓋遮至此則忘孟子之上文而獨剽賊其下文放心二字
又於孟子前篇開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說又剽
賊開之一字綴以惟艰之文由是後世大儒雖英雄豪傑
之士亦為其所蔽矧皆以為真求放心遂使孟子文辭前
後牽刺分為兩截此不亦不善攘書者之過也哉或曰吾
子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文尚書為攘孟子

恐未必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知出於孟子而不善攘哉曰其所攘者不一而止也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曰不虐無告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耄期倦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曰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萬姓仇予曰鬱陶乎予心頽厚有怙怙曰成湯放桀曰坐以待旦曰營於桐宮曰王徂桐宮曰任官惟賢才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岩之野曰無恥過作非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曰元后作民父母曰罪人以族官人以

世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曰所宝惟賢曰為山九仞曰恭儉惟德無載尔偽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曰萬世同流曰怵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攘者豈特放心而止哉惟放心之攘不顧幸刺孟子之本旨蒙蔽後儒之聰明吾是以發之如此若夫降水傲予之類則蒐羅無遺所以要信于後人非蹈襲之比但改竄易置穿穴之變多時与孟夫子之所引者相背而馳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侮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尽忠於聖人而恢復乎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嗚呼父師令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注哉旌別
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瘴惡樹之風声弗率訓典殊
君陳畢命二篇乃因多士多方等篇有感殷迁洛之云而周
公在洛惟七年之政也夫制水者于之德也
師曠曰師延靡日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声
必於濮水之上也樂記曰五者皆乱佚相陵謂之慢又曰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
不可止也

君牙爾命爾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中惟尔之中

予翼見畢陶謨及周語周書太子晋曰謂其為能禹股肱
心膂以養物農民人也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
忝乃舊今改作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凡劉定公之言用之
不一而止下文乃惟由先正舊典即變茲率舊民之典率
乃祖考之攸行又用率字
主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蓋服勞王室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禮記卷之五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禮記卷之五夏暑雨小民惟曰怨之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禮記卷之五縮衣君惟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禮記卷之五無咨字老子無為章圖难于其易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惟予二字見頌侖小子亦見頌侖嗣守文武四字亦見頌命中庸曰纘緒頌侖曰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又曰其能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尾虎詩曰如履薄冰又荀子君臣篇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而引詩曰不敢暴虎一節如履薄冰

固命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及繩禮記卷之五如引謙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原作大正禮記卷之五不及也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禮記卷之五禮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

司馬貞曰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義叔宅南郊

南郊下都有曰明都三字鄭注云南交下三字
摩滅故以意補之也偽古文真無此三字偽孔
安國傳曰南交者夏與春交也司馬貞曰孔註
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
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
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有地有名交
趾者或古文畧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無
疑也今按小司馬之辨極有功於聖經可見偽

書偽傳私見罔削非出壁藏之實矣蔡沉不述
鄭註南交下三字摩滅之故及晉人任意削去
之罪其頓忘伏生書之為聖經甚矣罪豈青災
也耶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猶有摩滅之形迹
僭號古文目為藏壁者顧無三字之影響而乃
挾以自是柑結後人之頓舌晉人何其僭而狠
哉蔡沉攘奪小司馬之註以作傳而不著其辨
以唐成註為陳氏而不考所由來又不知古文
之非出於藏壁不公不明真小黠而大癡者歟
辨在朔易

太傳當如此司馬貞以為太史公據之而作便在伏書古人作平在朔易今以上文例之知其如此

舜讓於德不怡

史遷怡作擇古文改不怡作弗嗣徐廣曰今文作怡怡即擇也司馬貞曰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擇也又前納於大麓司馬貞亦譏孔註之非其尊信聖經真賢人君子之用心也何者作怡則下文受終脉方可貫蓋心雖不安而不得已也若既曰弗嗣而下文即曰受終乖則甚矣何先儒之不察耶又顧王不釋古文乃改作不擇

青災過赦

史遷亦同古文作青災肆赦鄭玄註青災為人作患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今文肆作過無疑矣玄註下句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又襄九年晉君疾於虎牢肆青圍鄭古文用此四字

惟刑之謚哉

徐廣曰文今如此爾雅云謚靜也故史記作靜

司馬貞曰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
謚聲近遂作謚也今按謚字誠聖人之言恤字
不過常人之見耳小司馬此言猶徇常情者也
或問何以言之曰言謚則卹意在其中言恤則
啓後世故繼之失

黎民祖飢

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史遷作始司馬貞曰
古文作阻飢孔氏以為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
知誰得今按晉人因孟氏險阻既遠之阻而改
祖字后儒以為出於壁藏而信之獨小司馬兩
存置疑不逞臆決不苟附和真篤信聖孝之用
心也然則后儒者又小司馬之罪人乎

典樂教禘子

鄭玄曰國子也司馬貞曰尚書作胄子孔安國
曰禘胄聲相近馬亦曰胄長也則前漢偽古文
已改此字矣不待晉人偽古文而後改也

臯陶謨

采采政忽以出內五言

史記作來始滑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玄曰留
者臣見君所秉畫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

內政教於五官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
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史記云采
始滑於義無所通蓋采采字相近滑忽声相乱
始又与治相似因誤為采始滑今因今文音采
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為政及忽怠者
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為
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今按采者如古之諸侯采
詩以貢於天子之采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
以考俗尚之美惡与夫政治之得失則其政其
忽皆可以采取而分擇矣故曰采政忽晉人但

見舜典有在璿璣玉衡之在字即以易伏生之
采淺近平易而不艱澁矣殊不知惟其艱澁而
難明也吾固以為真惟其淺近而平易也吾固
以為偽而先儒不明真偽之過小屏弃聖經之
罪大矣上文作繪馬鄭本皆如此古文作會蓋
亦以其古字通用而改之也

自我五礼五庸哉

馬本傳伏生書如此古文作有庸

天明威自我明民威

馬本傳伏生如此古文上句威字作畏蔡沉依

古文而注云古文成作畏何其舛哉
奏庶根食鮮食

馬本如此注云根生之食謂百谷古文作艱食
鄭玄云稷教人種菜蔬艱厄之食則古文用鄭
本

禹貢

鳥夷皮服

鄭玄曰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古文作島夷馬
融王肅亦同作島則漢時偽者已散此字矣史
記作烏

濟河惟允州

鄭玄曰言沅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遷同古
文作充

作十有三年乃同

馬鄭本皆作年古文作載

厥土赤識墳

填鄭本識徐鄭王皆讀曰熾古文作熾 与馬

本同

彭蠡既都

鄭玄云南方謂都為渚則是水聚會之義史遷

作都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渚則亦因鄭注而改是字也

瑤瓊篠蕩

馬本如此常昭瓊音貫古文作琨

均于江海

鄭本作松曰松當為浴馬融作均史記同古文

尚書作浴亦因鄭讀而即改之也雖似吾甚以

為不可也

柶榦栝栢

柶古文作櫛榦本又作榦

導開及岐

馬本如此古文作研

至于陪尾

漢書作橫尾

榮播既都

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

播是水播溢之義榮是澤名故左傳云狄人

及衛戰于榮澤鄭玄云今塞為平地榮陽人猶

謂其處為榮播今按小司馬之說援引精當信

而有徵可見古文之擅改今文与土文風自来

相傳之稱謂悉不合矣此先儒素以經學自負者其能免於不克傳疑之失乎馬鄭王本皆榮播和夷底績

和本作蘇鄭去讀曰洹

三百里納結服

結本或作稽土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鞅

天用巢絕其命

馬本如此至篇子小反古文作勳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

逸本又作侑豫本又作杼音同

乃盤遊無度

盤本或作槃

胤征

工執藝事以諫

藝本又作藝

傲擾天紀

傲本又作倂亦作叔

盤庚

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馬云不云盤庚誥何

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盤庚則馬氏猶未嘗分為三篇從伏生舊也鄭玄云
盤庚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則
史記鄭玄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盤庚小序

將始宅殷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束皙云尚書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
殷是与古文不同也孔穎達曰孔子壁內之書

西山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
始宅始宅殷亳摩滅容或為宅宅壁
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乚其字与
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中
之書妄為說耳今按晉人以亳殷為一在
河南東晉以殷在河北与亳異類穎達篤
信晉書譏彈束皙然束皙之言得之而穎
達非也

若顛木之有枿

馬曰顛木而四生曰枿晉古文作藪木本作櫟

由說文作𠂔四主曰𠂔晉古文并𠂔本李刊𠂔
不昏作勞

馬本晉古文同鄭本作昏勉也

予不掩爾善

掩本又作弇

誕告用單

馬云單丁但反誠也書作𠂔

高宗彤日

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

西伯戡耆

晉古文作黎伏生尚書大傳作者戡說文作𠂔

微子小序殷既錯天侖

馬云錯廢也

用又稠斂

馬云稠數也鄭本晉古文作𠂔

自清

馬云潔也晉古文作靖

牧誓

說文牧作姆音母

千夫長百夫長

鄭玄注師帥旅帥

玄意以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有帥夏為卒、長皆中士晉人修之曰師帥卒帥可見非先漢自孔安國矣

弗禦克奔以後西土

馬氏云禦禁也後為也晉人作逐

洪範

明作哲

孔穎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

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晉人偽傳云
照了也

七侮莠獨而畏高明

馬本如此晉人作無雲鄭音威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穎達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孔傳亦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曰哲時燠若

今按詩小雅或哲或謀作哲為是但伏生晉人本皆作哲音制以照哲釋之惜乎蔡沉之

不能存疑也

曰舒恒燠若

曰晉人作豫鄭王本皆作舒鄭注卒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督故為遲惰也鄭云急促自用也

旅葵

馬云作豪首豪也鄭云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道豪國人遣其道豪來獻見於周也孔穎達譏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金滕序

王鄭皆云滕束也鄭又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鐵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于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武王有疾不豫

馬本如此偽古文無不豫二字

王有疾弗豫

豫本又作杼

植璧秉圭

晉人傳云植置也孔穎達曰鄭云植古置字故云置也

惟爾元孫某

晉人傳云元孫武王也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
穎達曰恭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
言臣諱不鮮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
王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
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
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称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
不須諱之
我之弗辟

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晉人傳云辟法也以法

法三叔也

對曰信噫

噫馬本作懿猶噫也

惟朕小子其親迎

馬本如此晉人作新迎

尽起而築之

本亦作謂築其根馬云築十也鄭王皆云十
也穎達曰禾為大木所堰起其木十下禾無

所亡失

大誥小序

陳壽云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臣矢誓也其意或然但君奭康誥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自言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畧於管蔡者獲難以伐第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誥本亦作聿

大誥繇爾邦多越爾御事

馬本如此晉人作大誥尔多邦鄭王本獻皆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猷在誥下鄭皆以延上屬為句

三監及淮夷叛

鄭云三監管蔡霍也晉人傳云管蔡商蓋見大誥一篇專為殷小腆而誥故收之如此非晉人之偽傳而何然鄭之說自有孟子監殷可証偽傳非是

天降害于我家弗火延

馬本如此晉人害作割弗作不延字讀屬下

本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及弗肯堂矧弗肯搆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厥父蓄厥子乃弗

肯播矧弗肯獲厥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其基
定本肯堂肯獲之上皆有弗字晉人刪去鄭王
本於肯構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經晉人刪去孔
穎達曰治田作室為喻也同故以此經結上三
事敗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脫而妄增之孔穎達既逞其臆見如此秦
沉畧不置思而即從之遂使聖人之經為晉人
所塗抹者凡一十有四字嗚乎惜哉吾嘗反覆
讀之反覆思之伏生之書誠出於壁藏而晉書
之偽自不可蓋也夫作室必由堂而後構治田

必由播而後獲既不肯堂構於何所既不肯播
獲於何物未有不肯堂而猶可望之以肯構不
肯播而猶可望之以肯獲也故堂依定本肯構
肯獲之上皆有弗字然後為是其辭氣不可斷
絕與厥考翼一經相為唱和故此一經決不可
少乃聖人之本經穎達以為先儒之妄增則非
矣晉人不知全章之大勢錯認字與矧字若相
唱和其意以為播之始者輕者尚不肯為構獲
之終者重者其肯之乎如此則二句辭氣雍容
可以暫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經而不顧

也殊不知聖人之本若曰乃既不肯堂矧又不肯構則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者乎言必以不肯堂不構者之子為有後不弃基者也下條亦然此其辟氣安可妄削哉疏家專門黨同伐異不足責也蔡沉游於文公之門所當虚心平氣發潛經之幽光然後為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諾古文出之壁藏定為五十九篇則諾如此等處直削經文蒙蔽後學皆其大者若不之覓是其胃中憤亦已矣吾請有以曉之甘誓

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侖右不攻於右汝不若侖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侖凡三用汝不攻侖以上二汝不共侖為後儒妄增可乎此猶其在夏書者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龍于商郊弗遂克奔以後西土勗哉夫子凡一用夫子勗哉二用勗哉夫子上二句為後儒妄增又可乎此猶其在誓哉言者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有啟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允兩用今時
既墜厥命不可以為重複而當削一句也又其下
文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則其言之重複殆
有甚焉若曰夏殷二事立言也同但以後章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結上二事可笑則其侮
聖言也豈不甚哉何以異於是

洛誥首叙敬次在康誥

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酒誥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馬本如此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
王骨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
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
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
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
聞也妹邦馬去即牧養之地也朱子嘗曰漢儒

經釋之義多曰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要解
過獨與漢儒異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
特曰未聞疑之而不敢刪晉人直刪二字正猶論語
之雖少必作直改之為生子樂直改之為曰非不可
者但以為尊信論語則亦妄人而已矣蔡沈親
炙朱子言諄：而聽藐：亦為不善變矣孔
穎達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皆
為妄也穎達言三家謂習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者也穎達專門允與孔安國異者皆譏為妄
刪去者非也

杼材

焉耳今按成王二字見篇中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篇首即言
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耳晉人不知此義而
合由以容

合由以容

一本作合由以寬

召誥

合由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讎或作酬

洛誥

戊申王在新色

馬本与晋人如此點句鄭云王在新色烝登句

非我小國敢莫敢侮

馬本如此晋人作弋義同鄭玄王肅本皆作

翼王亦云取也鄭云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爾

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

嚮于時夏下弗克庸帝大滂屑有辟

馬本如此時字絕句屑過也晋人作逸泆又作信

無逸

儼恭寅畏

馬本如此吾人作儼

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

王本如此俾使也晋人俾作卑

自朝自至於日中昊

本作反

君奭小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馬鄭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晉人曰保太保師

太師也

迪見勗聞于上帝

馬本如此勗勉也晉人作冒

多方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馬本如此攸所也晉人作迪

田甲于内乱

鄭王皆以甲為狎王曰狎習災異於内外為禍

乱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内為淫乱晉人偽傳

曰外不憂民内不勤惠因甲子二乱之内正義

曰夾聲近甲古人甲与夾通用夾于二事之間

而為乱行也

爾罔不克劓

馬本如此晉人作臬

賄息慎之命小序

息慎來賀

馬本如此晉人作肅慎

王俾榮伯

俾必尔反馬本作辨

顧會

王不釋

馬本如此注云疾不解也晉人作擇盖用史記
舜讓于惠不擇之文其意以為彼作弗嗣而此
用不擇則於文意兩不得其當可以易伏生本
經而無疑也而愚則以為於彼此文意兩得其
當顧乃以之易伏生本經斯其所以為無忌憚
之尤者也

洸潁水

潁說文作洸云古文作潁說文之所稱古文者
謂馬鄭等所傳者

憑玉几

說文憑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永反

在後之調

馬本如此云共也晉人作伺

成王崩

馬本如此注安民立政曰成晉人無成字

四人騏弁

馬本騏青黑色也晉人作綦從鄭王本也鄭玄

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也

王三宿三祭三詔

馬本詔丁故反奠爵說文同字亦作宅晉人作
咤王肅亦以咤為三奠爵鄭云徐行前曰肅却
行曰咤徐行前三祭文三却復本位

康王之誥小序

王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
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
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
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

王馬本如此晉人無成王崩三字

王若曰

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
訓差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呂刑

鳩義姦究

馬云鳩輕也義本亦作誼

皇帝清問下民

古文作君帝孔穎達曰君宜作皇後又曰君帝

帝堯也吾家亦賤豈白貴宜非皇始又曰吾帝
折民惟刑不刃也

馬鄭王皆音慈馬云智也

于有邦有土

馬本如此于於也晉人作吁

惟貸惟求河朔大小夏野同音

馬云有求請賕也晉人作來

文侯之舍小序

王賜晉文侯晉人無與王顯三字

如主馬本如此晉人王上有平字賜作錫

父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本作誼鄭玄讀義為儀

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費誓

東郊不開

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恭誓

惟截、善偏言

馬本如此云截、
辭語截削首要也偏少也
辭約損明大辨倭之人晉人作論音辨

此書因大德書院之入晉人輯錄音釋

本坡本坡之編、將諸書隨首要也編入也

新編善論言

善書

善書皆非開國之本

東坡不開

實善

父善味

善書皆非開國之本



